

◆ 安庆地理

“乌龙”自有别样景

曹金如

“乌龙”即乌龙溪。
最近，我发疯似的，一个月内竟四次登上乌龙溪。由山脚到景区停车场，虽只有两华里路程，完全可以以车代步，但每次我都步行而至。因为在这个人口带，有我的同学、同事，有骑着电瓶车四处叫卖桔子的老杨，有佩带防火标志的护林员潘老……此时我又是多么想听见他们遇到我时亲切地叫一声“老曹”！

今年的秋天很倔强，节令“霜降”都过去好些时日了，气温仍然居高不下。尽管如此，真的上山了，但见秋日里的树叶已然在飘飘落落。无论是什么叶子，落下以后都是灰蒙蒙的。落叶掉进石缝里，掉进草丛中，掉进干涸的山涧里。细细审视，那是一片艳红、一片金黄、一片深紫抑或一片靛青。落叶带着大山里特有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。走在落叶铺成的石阶上，脚下是细腻的感觉，心中是深秋的恬静。此时，经霜的山花也渐次凋零。而匝地的野菊却开得正欢。仰天长望时，蔚蓝的天空里不时有阵阵南飞的大雁从头顶翔过。

乌龙溪位于大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内。
大龙山，有奇峰异石、峻岭幽壑、危岩深洞、流泉飞瀑。乌龙溪、白龙溪、黄龙溪、赤龙溪为大龙山四大溪流，此与六条飞流瀑布，形成奇峰峥嵘、怪石嶙峋的壮观景象。

乌龙溪是野性的，也是雅致的。乌龙溪秀峰叠峙。“龙山晓黛”则是乌龙溪的灵魂之所在。清顺治年间，时任安徽巡抚的李曰芑，常出府城至石塘湖西寻路登山，晨起东望，诗从心起：“开帘翠欲逼朝曦，罗立诸峰爽气存。厅事几前

周末的一个晚上，与文学社的几名同学一起去吴老师家探讨文学。吴老师将一间20多平米的平房用天蓝色的帘子一拉，卧室和一个大大的会客厅兼书房就出来了。吴老师的书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着各种书籍，有美学类的，有书画类的，还有历史和哲学类，最多的要算文学书籍了。一本本直立着，像一队队意气风发的少年，春意荡漾啊！我当时惊呆了，感叹道：这么多书啊！

那时，我家里条件不好，能上学已经很不错了，哪里还奢望买上一本课外读物呀？初三毕业预选后，父亲给我16元买语数英三科复习资料，可是，等书寄到学校时，中考已经结束。我自然用不上了，割爱般送给准备复读的同桌。许多年后，得知她根本没复读，那个遗憾没人能懂。

从吴老师家回来，我在心里不止一次地想：什么时候，我也能拥有一个像老师家那样大的书橱？

毕业后，我务农的同时也教书。书，总算没有完全被抛弃。但为了生活，每天除了去学校上几节课，大部分时间都耗在田地里侍弄庄稼。只有

在冬季万籁俱寂时，才会拿一本书坐到桌前读起来。我读得最多的是文学书籍，尤其喜欢读知青下放的作品。书中鲜活的人物走到我的面前，我与他们开始心灵对话……那是无比惬意的事情。偶尔也会借阅一些人与自然、社会的哲学书来看，无所谓看懂看不懂，只为丰富简单的大脑。

年底，母亲少收了我一个月工资——35元，让我去买新年

全见影，画图烟际尚留痕。芙蓉雾绕增千叠，杨柳阴多自一村。拄颊何当登绝顶，直通呼吸近天门。”可见作者是多么地向往如此的山水佳境。

怀宁秀才方都镐，也借“龙山晓黛”之名，做过一首同题诗：“过雨山如沐，初晴石点苍。朝光团野色，岚润带幽香。一鸟破林出，孤烟袅树长。朦胧松竹里，隐隐露深庄。”寥寥数十字，让人感觉到“雨山如沐”的清新，“晴石点苍”的空阔，“一鸟破林”的幽静，“孤烟袅树”的恬淡，这些怎不叫人心驰神往而又流连忘返？

“龙山晓黛”同样有黎明曙露。当霞光初染，逶迤的龙山便被渲染成一片金色。“春来繁花点缀，漫山飘香；夏时峰峦滴翠，泉鸣溪唱；秋季满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；冬日银装素裹，晶莹剔透。”尤为奇妙的是，每当朝霞初露，或雨或晴，柔和的阳光透过轻纱似的雨气、薄云，经山峦阻隔而折射散去，更显五彩纷呈。

乌龙溪全长七华里，流经之处，风景迥然：抬头看山，山不高而秀，山不陡而挺，但处处彰显着伟岸、雄劲、刚毅的肌肤。禅修谷因圆照寺而得名，是乌龙溪重要景点之一。沿禅修谷往纵深去，乌龙溪两侧还分布有大量奇特的象形石景观。那些耸立于山间的岩石奇巧怪巧，或“金兔戏水”，或“晴云霏雾”，为山色增添许多意外的惊喜：打坐石、佛手印、天洩石、蘑菇石、鸡冠石、求子石、三罗汉戏蟾、石猴出世、王母簪、三叠石等，或如蛟龙出海，或如仙人对奕，或如石猴照镜，或如龙山之印……巨石迭累，衬映出大龙山的钟灵毓秀。

乌龙溪为四溪之首，也是最桀骜不驯的。乌龙溪蜿蜒曲折，跌宕起伏，穿石成潭。这里有二十八潭，潭潭出奇。极具特色的要数珍珠潭，静时平如镜面，倒映山的春夏秋冬四季景色；动时玉珠落盘，水雾飞溅。至溪流上游，陡见瀑布似从天而降，落差高达15米，大有银河倒挂之势……

于我而言，乌龙溪是熟悉而又陌生的。因为她蒙上了一层变幻莫测的罩纱。

◆ 流年碎影

青年书橱

陈绘

的衣服。我跑到县城，逛了大半天，花了15元买了一件劣质的呢子上衣，却在新华书店花了20元买了一套《红楼梦》，上中下三本。后来，吴老师又连借带送我十来本《现当代文学作品选》。有了这些“资本”，想拥有一个书橱的念想更坚定了。

我把想法告诉男友，他爽快答应我，结婚时一定给我打一个书橱。逢周末，他骑自行车去县城买木条三合板五合板等。看着那些买回来的木条木板，我的心脏一下子活跃起来，仿佛看见了，看见了那个美丽的家伙款款而来……

木匠师傅请来了，他钉锤敲得叮咚响。男友问我书橱涂什么颜色，我说天空一样的蓝色，蓝色使人宁静。一遍一遍地涂漆。风来，漆干。我打转转看着书橱，轻轻抚摸着，再小心翼翼地放到靠窗户的桌子边。我把新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《悲惨的世界》《红岩》……还有结婚时好友赠送我的《简爱》等书一本本都放进去。那欢喜，宛如莲花在心里一点点绽开。慢慢地，我的书架放满了，像一株亭亭玉立的稻子，安静、饱满。

每当放学回家或从田间劳动归来，站在书橱旁，从中抽出一本读起来，好像与久违的闺蜜又见面了。

15年后，家里已经拥有大半面墙六扇门的大书厨，开阔又大气。那个早已染上杂色，有点不合时代的两扇门书橱“下岗”了。即便如此，我岂舍得丢弃它？它端端正正立在娘家母亲那儿，在小侄子的房间里开始再“就业”。每次回家见曾经心心念念的书橱，仿佛见到一位长者站在我的面前，沉默不语，只是凝视着我。我知道，活出今天的模样，是青年书橱撑起了我的腰。



慧眼 张健 摄

◆ 美食小记

采菇记

吴良伦

时序进入农历九月，正是茅草菇盛长时候。家乡是山区，山上茅草随处可见，砍柴的时候一不小心都能捡到茅草菇，往往一天柴砍下来，茅草菇就能捡下一小筐。晚上回到家，将自家产的菜油烧热，倒入洗干净的茅草菇，和着辣椒一顿暴炒，特有的鲜味飘满厨房。

小时候，我特别热衷拾捡茅草菇，放学回家，书包一甩，提起竹篮就往山上跑。哪儿菇多哪儿菇好，我们这些年年拾茅草菇的小子们是最清楚不过了。一手持一根木棍，一手拎一个竹篮，弓腰瞄地，如同工兵排雷。眼尖的，能在茂密草窝窝中，瞅见与山土颜色几乎无异的菇子，怀着欣喜若狂心，小心翼翼地扒开地表土，用手指轻轻采下，掸下土渣渣，收入篮中，再继续前行“排蘑菇”。拾满了一篮子，提着就往家跑，往家中一倒，又接着往山上跑，直到母亲反复喊着回家的声音响在耳畔。

家乡像我一样的小孩子，拾茅草菇可谓“老少不欺”，大的，小的，统统进入篮子。母亲却不这样，对铜钱大的小茅草菇是绝对不拾的。她说，拾大留小，做事可不要做绝了。现在想来，那是母亲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观。

茅草菇捡回家后，理所当然地可以饱尝美味了。三九菇烧肉是我的至爱。母亲首先把家中特制的土猪肉切成片，放入锅中翻炒、脱生、出油，接着把个头大的洗净的新鲜三九菇掰成几瓣，倒入锅中，同时放入青椒红椒葱花蒜末豆酱等佐料，不停地翻炒，最后加入盐、酱油和清水，盖上锅盖焖至水干；出锅时，满屋飘香，尝一口，汤稠味鲜，香气浓郁，嚼之，质滑细腻，唇齿生香，回味无穷。

那些年，农村条件普遍不好，我家也不例外，母亲于是就将我们姐弟捡的茅草菇先行分拣，将个头大致匀称的拿到远在离家十几公里的集市上去卖，贴补家用。那些分拣后的小的、残缺的炒给我们吃，绝大部分晒干用来招待客人或过年时吃。茅草菇那种鲜美，绝不同于今天市场上味精的鲜，那是大自然独有的，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回忆。

